

# “逻各斯中心主义”之伦理分析

车凤成

(北方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宁夏银川 750021)

**摘要:**“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一种同质化与封闭化的体系伦理,它同时存在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中,因此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就是要打破其体系化制约,并在使其保持差异与开放形态的同时为后现代社会下的伦理形态进行奠基;换言之,内蕴于“逻各斯中心主义”之中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破产告诉我们应该从“三分”的视野去考察后现代社会下的伦理形态:即应该注意存在于“价值伦理”、“体系伦理”与“现实伦理”之间的复杂与动态关系,这应是理解“逻各斯中心主义”之解构的意义所在。

**关键词:** 伦理学; 逻各斯; 逻各斯中心主义; 关系性逻各斯

**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3555(2009)01-0023-06

**DOI:** 10.3875/j.issn.1674-3555.2009.01.05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 [xuebao.wzu.edu.cn](http://xuebao.wzu.edu.cn) 获得

## 一、“逻各斯中心主义”之不同解释

### (一)从“逻各斯”到“逻各斯中心主义”

作为言说活动的逻各斯概念的提出,是柏拉图在继承赫西俄德宇宙观的基础上提出的新型宇宙观的核心。在后者那里,宇宙的创生是以暴力伦理的方式出现的,而柏拉图则以理性化解存在于赫西俄德那里的暴力形式,因此宇宙的创生在柏拉图那里就体现为以追求和实现“善”理念为目的的过程<sup>①</sup>。因此“逻各斯”就是一种以建立意义结构为主旨的言说活动,是在理性的引导下、以终极意义上的、普遍善的达成为最终目的的人类有意识活动;到社会生活的层面上它就体现为一种以社会生活的秩序化为主旨的对话活动,在此过程之中它以一套规范行为方式的道德评价体系为标准,以具体善的达成和与最终善的符合为指向来对现实生活中的人们行为进行规范。但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因基督教的兴起及制度化,“逻各斯”就被中心化而成为一种典型的影响西方人的思维方式,这就是德里达所破解的“逻各斯中心主义”<sup>②</sup>。

按刘建军教授的理解,其要义即“自然界、人类社会乃至人的精神世界等万事万物都是‘逻各斯’的外化。这样,当‘逻各斯’外化为具体的自然界和人类世界时,换言之,当‘人’背离‘上帝’而下凡时,与‘上帝’(道、终极真理)相对立的谬误得以产生,从而使‘逻各斯’不再以纯粹的本真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整个世界呈现出一正一反(A与B,即主体与客体、正确与谬误、善与恶等)的二元对立,从而构成了事物的矛盾性的存在。德里达认为,在传统的二项

收稿日期: 2008-03-15

作者简介: 车凤成(1970-),男,山西吕梁人,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及西方现当代文论

①② 关于柏拉图意义上的“逻各斯”以及基督教对“逻各斯”概念的利用,王晓朝. 两希文化汇聚的产物: 犹太哲学家斐洛的“逻各斯”[J]有详细论述,见: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 (5): 18-22.

对立的哲学观念中,对立的双方总是以一方统治着另一方。而人类只是通过对‘逻各斯’的现实转化物(自然界,人类世界,包括人自身)矛盾的认识、发现和解决,祛除谬误,达到向终极真理的回归。有鉴于此,德里达认为,这一观念包含着一种对‘中心’的固执,体现着一种返回本原并且永恒地、本真地直面真理的希冀。在德里达看来,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一个自我击败的‘魔咒’<sup>[1]</sup>。“对‘中心’的固执”使西方人形成一种定式思维,即欲以一种体系化的思想来解释世界,而这种对于“中心”的执着以及因此而来的因自己的文化进步而导致的“文化自恋”使得西方人对于非西方文化充满“蔑视”,最终走上了“自以为义与自我封闭”的道路。

随着西方文化在近代取得的巨大进步,这种思维方式也从其固有的文化疆界蔓延出去而遍及全球。但它也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以自我利益为取向的人类把自然作为对象任意攫取;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处于统治的一方将把处于被统治的一方视为获取自己利益的牺牲品,并为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使处于流变中的社会存在系统化;而处于具体交往活动之中的人在一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之下,偏执于自己的利益而自我中心化并视他人手段。因此破解“逻各斯中心主义”就是要破解自我中心的迷梦,使人从自我关系的封闭之中走出来,并进入关系性的存在。而之所以有这一破解行为,是因为德里达认识到人是关系性之中的存在,人只有在与他人的对等与互惠的交往中才能实现自己的人格完满。

## (二)“逻各斯中心主义”再解释

在雷蒙·潘尼卡看来,“逻各斯是某种可理解性[依柏拉图的定义,逻各斯是努斯(nous)的活动(energeia)],但它主要并非理性。毋宁说,它是词、言语(verbum),是动词;但出自自存在的言语(verbum entis)远胜于仅仅出自理性的词语(verbum mentis);它是存在的启示、象征——逻各斯是意识的四要素之一,另外三个是史诗(epos)、神话(mythos)和赞颂(ainos)。我重申:理性属于逻各斯,但不等同于逻各斯。逻各斯也是声音,它是内容和含义,它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sup>[2]112</sup>。他由此作出四大断语,即“理性不是逻各斯的全部、……逻各斯不是人的全部……、人不是存在的全部……人类不是实在的全部”<sup>[2]111-114</sup>等,并提供了另一种关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理解,即“逻各斯中心主义”就是对“逻各斯”自身的阉割,并使之理性化与人类中心化。因此对该中心倾向的破解就是要恢复其本来形态,而就人类自身存在而言,其中所内涵的核心则是承认人是多样性的存在,这不仅对单个的人来说是这样,即使是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也具有同样的道理;换言之,实在本身“多元性”或“多样性”的存在本质已经告诉我们,应尊重实在自然之丰富的、多样性的存在,既不能以某一特定民族的存在来诠释全部实在,也不能以人类中心的思维方式来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

## 二、“逻各斯”与“伦理”之间的关系

### (一)“逻各斯中心主义”与“同质化”伦理

就伦理自身来说,它的存在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同质化伦理,它与整合性社会秩序相一致并存在于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之中;另一种是多样化、差异化与层次化的伦理,这种形式的伦理是后现代社会下的伦理形态,这一社会中秩序的运作是动态平衡过程,各种形式的伦理形态都有其存在的根据,它们之间互为补充、互相协调,从而保证了社会存在之中各个层面上的特色存在与整体生成。

另一方面社会伦理的存在与社会的现实形态有直接的联系。传统社会之中社会伦理体现为保持该社会的稳定运行而建立的一整套等级化的身份与社会地位体系,目的是为不合理的社会存在

从思想上与行为标准上提供合法性的证明。而现代社会也非一个完全的、人人平等的社会，同时现代社会所倡导的“机会均等”也具有两方面的内涵：就理想性而言，它给人们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前景设计与未来瞻望，而就现实性来说，它鼓励人们在机会面前要充分展现自己的能力与识见，从而为自己的发展创造机会。这是说现代“社会伦理”发展首先服务于个人存在的独立性、平等性证明，其后又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之中演变为功利主义伦理形态；而随着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地位的取得，诸伦理形态的发展就处于资产阶级伦理学的制约之下，又因这一时期是科技大发展的时期，社会整体氛围中存在着追求经济发展与科学进步的风气，而这一时期的“社会伦理”也不能不受到影响。

更因资本主义经济原则的胜利以及功利主义的兴起，“技术伦理”就在现代社会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技术的特征在于标准化与统一化追求，实质是价值中立化，这最终导致“伦理一致性”的出现：首先，本然的、动态的关系性存在成为没有变化的、排斥异己的存在，其次，关系性状态中的某一方面成为唯一的、霸权式的存在，并因此制约了别的关系性的继续发展，比如技术性关系成为最大的存在。最后、技术理性取代了人文理性。总之传统社会以社会为本位来处理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而现代社会从个人为本位出发来处理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结果二者都导致了抑制一方而高扬另一方，并因此而形成差异基础上的二元对立的局面，而这正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在社会关系层面上的具体表现。

## （二）后现代社会之伦理形态

随着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破解与以“同质化伦理”来规范社会生活之企图的失败，西方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即后现代社会。它的到来要求人们一方面应以个体为本位来处理社会的发展过程，这样才能充分调动个体的创造性与积极性，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同时又要防止个体自由的绝对化，这就要求我们采取“主体间性”的态度去处理社会关系问题，具体地说，就是要既尊重每一个体的独立自由，又认识到我们每个人之间都是相互依赖的存在，这样就应该以信任与宽容的态度进入与别人的关系之中。

后现代社会也同时是全球化深入推进的时期，其内含“以电视和电脑主导的新的信息方式导致的信息全球化，以资本跨国流动为其特征的经济全球化，以两极世界消失和世界重寻政治新秩序的把全球各种文化力量都卷进世界政治中来的政治全球化，以消费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趣味全球化，以网络、电影、电视、录像、歌曲、服装、饮食、旅游、广告等形成文化工业与流行模式的文化全球化，……”<sup>[3]</sup>这其实是说，把握后现代社会的特征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治全球化主要表现为国际社会新秩序的创造与建立时期，这一方面主要就是不同的政治理念之间的冲突与对抗、协商与对话的过程，目的还是在考虑到全球化过程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如何使自己的国家在这一过程中保持独立与自主的问题；第二，文化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不同民族的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过程，它直接服务于政治全球化并为政治全球化的主要矛盾所制约，无论是对哪个民族国家来说都存在一个在与别的价值观进行接触的过程中，对自己民族的价值体系进行反思与再造的过程；第三，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为针对全球资源展开的博弈过程，这里面同时牵扯到政治与文化方面的问题，换言之，全球化过程的所有方面都因为对资源的渴望与占有而相互交叉在一起。第四，全球化过程仍然在继续之中，国际社会新秩序的建立也仍然在摸索之中，目前最理想的形态就是各个国家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要充分觉悟到全球化过程所遇到的问题，如生态危机、资源枯竭等，这些问题与每个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因此每个民族国家都应该以维护

地球的健康与持续存在为前提,在这个大的原则基础上,展开协商与对话,以同时实现“类”意义上的持续发展与各自民族的自由发展。

因此后现代形态下的“社会伦理”应是多样化、差异化与层次化同时存在的,它是一种社会秩序运作的动态平衡过程,各种伦理形态都有其存在的根据,它们之间互为补充与协调,从而保证了社会存在之中各个层面上的特色存在与整体生成。

### 三、怀特海与关系性逻各斯

#### (一)“伦理辩证法”

由前可知伦理是关系性的存在,而道德是关系性存在中的一种生存方式;伦理关系存在封闭性与同质性的倾向,因此道德的存在有责任打破局限而恢复伦理的本然存在,即伦理学中内蕴的审美冲动以一种“建构性”的方式去对诸关系进行合理安排,从而使诸关系项处于和谐与动态发展之中。这就告诉我们:第一,破解“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目的并不是要在最终把逻各斯自身也破解掉,因为我们始终生活在作为叙述而存在的“逻各斯”之中;第二,其目的是要恢复“逻各斯”之本来生态,即在破解掉“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后就应回到“关系性逻各斯”状态之中,这一点正是怀特海思想的核心。

#### (二)后现代伦理之生态学基础

在对后现代伦理的生态学基础进行说明时,张之沧教授借用了大卫·格里芬的观点:“后现代科学……是一种整体的思维方式。……尽管多数后现代主义者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是相对主义的,然而却更多地带有辩证法的倾向。……正是这种选择,决定人们的观念将从客观走向主观,从一元走向多元,从绝对走向相对,从封闭走向开放。伦理道德肩负的使命不是要‘努力地造成人的病态和软弱,以便容易地驯服’,而是要培养人的‘强大、无畏、勇敢、正直、高尚、尊贵和博爱’的浩然之气,树立‘一个鼓动心灵、激励意志、给众人一个共同的目标的理想’。”<sup>[4]</sup>这里有个问题需要说明,即人们在引用格里芬的观点即使注意到其理论来源,也没加以强调。但如果不对格里芬观点的哲学基础加以把握,就难以深刻领会其哲学旨趣。而他的哲学基础正是来自其老师英国著名哲学家怀特海的“过程哲学”。

怀特海的“过程哲学”的目的在于打破传统哲学的实体化思维——“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限制,而恢复那动态性的、开放性的关系性逻各斯<sup>①</sup>,从而为西方文化的发展找出路。该关系性逻各斯是超越和内在的和谐统一:就超越而论,经验世界之中任何一个现实事态的生成或者成长过程都是总体世界生成或成长的具体展现,即在经验的现实事态的生成过程之中,宇宙因素和神性因素都参与到现实主体的经验因素之中;就内在性而论,任何一个现实事态的生成或者成长过程都同时是过去经验、现在经验以及未来经验的共在,即是说,作为潜能的过去的因素已经现实化于现在已实现的现实事态之中,而现在的现实事态作为潜能蕴涵着向未来转化的趋势,现在是过去和未来的中介。因此该关系性逻各斯就体现为人的现实关系逻各斯、神性逻各斯以及最后的宇宙逻各斯。人的现实关系逻各斯从经验的角度体现了神性的逻各斯,因为处于现实之中的人必须处理其经验过程之中所面对的杂乱与多样的经验类型,他必须从统一的、神性理想的角度对诸多

<sup>①</sup> “关系性逻各斯”的概念是根据怀特海过程哲学中关于“上帝观”的理解做出的,在过程哲学的视野中,传统基督教“神圣三分”仅仅具有逻辑上的可能性,而因为怀特海对“上帝观”的新阐释,就使这一逻辑的可能走向了现实的可能,具体内容可参见:[英]怀特海. 过程与实在[M]. 周邦宪,译.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 119 的相关论述及其参考文献[5]所论。

经验进行整合，这样他就必须走向神性的逻各斯；而“神性逻各斯的出现是在与人的现实的关系逻各斯的对立与统一之中展现出来的，但这种二元的对立与统一从逻辑上说充满了斗争性与对抗性，不A就是非A，中间没有缓和与转化的余地，或者说，这种二元逻辑只讲统一而不讲同一，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斗争逻辑<sup>[5]</sup>。从西方哲学史的发展来看，在哲学从神学的桎梏下脱离出来而走上独立的发展道路之后，原来的“神人二分”又以“身心二分”的方式表现出来，其直接的结果就是忘记了身体的存在，而对身体的忘怀直接导致对世界的忘怀，他们不知道身体与世界的关系。“我们在世界之中，而世界也在我们之中。……身体是我们的，我们是在身体内的一种活动，这一观察事实，……是世界联系的基础，也是其规则类型传播的基础。”<sup>[6]</sup>因此从人的现实关系的逻各斯向神性的逻各斯的回归，是在清楚地认识到神人关系的基础上回归的，具体地说，神的世界是我们意义世界的基础，我们不能只生活在经验世界之中，我们必须从经验世界之中提身进入意义世界之中，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生活不会因为经验之流的繁杂而失去对自我的持存；但是回归意义世界或先验世界并不是最后的阶段，“我们必须从意义世界再次超越而进入我们的‘生活世界’，那是我们生活之根据与地基，如果不是站在生活世界的坚实的地基上，而只是站在先验的或者理念世界并从那里出发去观照我们的经验世界，那是不够的，那样的观照所给我们的仅仅是我们的传统和历史所告诉我们的”<sup>[5]</sup>，那是我们的先辈所给予我们的关于世界的解释，它们是我们的生活的传统或者历史根据，但是我们不仅需要传统或者历史，我们更需要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因为我们的生活只能靠我们自己去把握。

所以说，从人的现实关系的逻各斯向神性的逻各斯的回归还不是最后的，我们必须从神性的逻各斯再向宇宙逻各斯回归，这种回归是从人到神，从神到我们的所生活的世界，然后站在“宇宙-神-人”“互渗互存、合生共在”的关系性角度去对我们个人的经验世界、统一我们经验世界的意义世界以及最后规定我们生存根据的宇宙世界的角度去看待世界与人生，这其实就是“从无到有”的过程，而所谓“无”并非纯粹的无，是在领会到“有与无”之间关系的基础上的一种积极的、参与式的“无”，这也是前述“超越和内在”的价值与意义所在。而由怀特海过程哲学出发，我们就可尝试性地提出一种把握后现代社会形态下的伦理模式。

### （三）总结：后现代条件下的“应然”伦理形态

结合“二元对立”思维的破解并从后现代视野出发，可认为在分析“伦理之为伦理”时要区分出伦理存在的三种形态：即“价值伦理”、“体系伦理”以及社会生活之中的“现实伦理”。所谓“价值伦理”即我们需要超越个体的情感倾向，并因此而上升到类存在意义上之后所获得的一种人类彼此休戚与共、互为一体的维系性情感；而从类存在意义进一步加以超越，看到宇宙之间万物的生命的活泼存在与互相之间的联系，而产生的一种化己于物的状态，那就是古人所说的“圣人”情怀，感觉到宇宙之间诸般物事、一草一木和山山水水皆为情所感，为灵所注，这就从价值论上达到了生存的最高境界。

而“体系伦理”则指处于社会存在之中并占据统治地位的阶层需要为自己的存在正名和为自己的地位进行合理化论证，因此他们自己行为的伦理规则就要求被规范化，但规范化之后的伦理就有可能失去其本真存在而成为某一思想体系进行合理性证明的根据，此时它往往会披上某一宗教体系的外衣而出现道德宗教化和伦理政治化的局面。至于“现实伦理”那正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秩序化建构，因为我们一出生就处于诸多秩序化的关系之中，正是它们形成了我们必须遵守的诸多伦理规则，例如亲情伦理、社群伦理。而随着我们的成长，随着社会教化的进行，我们就被

纳入了民族伦理与国家伦理之中,同时我们接受教化的过程中也会遇到诸多以理论形态出现的伦理学著作,而它们所要表达的则是一定的伦理理想,既有自己文化之中的,也有来自外国文化之中的。对于这种观念形态下的伦理,我们所需要的就是领会其中的合理成分,而舍弃其中不合理的因素,从而形成我们关于伦理的正确判断,就是说“我应该成为什么人”的问题。总之伦理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而对任何一个具体道德问题的分析都应该从“价值伦理、体系伦理与现实伦理”三者之间的关系方面来综合把握。换言之,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功能性的互补关系,如果将其中之一加以实体化,或者将其从关系性状态之中提升出来并因此去观审它们之间的关系,那无疑是伦理思考的倒退与向同质化伦理的回归。

#### 参考文献

- [1] 刘建军. 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传统[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292.
- [2] [西]雷蒙·潘尼卡, [美]哈里·詹姆斯·卡洛斯. 看不见的和谐[M]. 王志成, 思竹,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 [3] 张法. 走向全球化时代的文艺理论[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5: 7.
- [4] 张之沧. 后现代理念与社会[M].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251-252.
- [5] 车凤成. 过程性思维之内涵理解: 兼论怀特海过程哲学[J]. 延边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 (1): 77-83.
- [6] [美]阿尔佛莱德·怀特海. 思想方式[M]. 韩东晖, 李红,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9: 145.

## Ethical Analysis of Logocentrism

CHE Fengch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North University for Ethnicity, Yinchuan, China 750021)

**Abstract:** The logocentrism should be a kind of homogeneous and systematized ethnics, and it has been existed not only in traditional society but also in modern times,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its being deconstructed is to destroy its systematizing restrictions on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it is aimed to lay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ethical conditions of the postmodern society in keeping with the differing and motivating states after the deconstructing action; in other words, the destroying of the mode of thought of the binary opposition contained in logocentrism hints all of us that the researching into the ethics in postmodern conditions should started from the new perspective, i.e. the researchers should attend to the complicated and balancing relations existed in the Value Ethics, the Systematized Ethics and the Factual Ethics, and this should be taken into our consideration with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logocentrism.

**Key words:** Ethics; Logos; Logocentrism; Relational Logos

(编辑: 刘慧青)